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



慎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合校刊

字學類

八分不始于秦

水經注載晉世河決胡公石槨上有八分書考其時蓋周也故
知八分不始于秦矣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願注云謂右行
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波亦是尾也審如李說
八分不始于秦又一證也

英光堂帖

余觀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

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
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榱榱榑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
工拙臨帖如雙鵝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實
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為之贊曰求之法妍以婉章之體峭以健
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襦不浼夜戶
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皆名言也特表出之

法帖用古字

羲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嶺隄嶺是也
蘭亭帖崇山峻嶺實述用之唐褚遂良加山作嶺贅矣又書岷
嶺作汶領初月帖淡悶下嘔淡古淡液之淡千古下濕之干今
以淡作淡干作乾非也

刻石難精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手精尤為難古刻之存于今
者岫巖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為周刻夏承碑雅州高
孝廉碑夾江縣酒官碑新都縣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
八分筆畫齊勻無縮牽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獻之保母帖自
書上甄晉工刻之宋潛溪評以為勝蘭亭蓋刻工之妍也唐顏
魯公書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之
者數碑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
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髮不失
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晚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
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絕藝信亦自有人哉

虞娛同

易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孟子驩虞如也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戈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及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豫譽同游其下也使者曰信

越絕糧告糶于吳使素忠為信晉武帝炎報帖永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州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荅為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信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此二詩尤可證

士會當作土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土土為古杜字如詩言桑土而以陶唐氏豕豉氏御龍氏為土氏之宅後為唐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為陶唐氏之後於土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為劉氏蓋土會本於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為非杙則可卦於壁易卦豈可卦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可也應邵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為字也從卜為義從圭為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掛字從手為義从圭為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

卦古文圭字交古字象交窻形

寧馨

馨字晉人以為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温曰使君如馨香地寧或聞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朝之雪中詰王螭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為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

六尚

周禮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尚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尚書音常則尚衣尚食尚方皆宜同此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玉楷藏書

前蜀王氏朝偽相王鏐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偽諸君惟吳

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為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未暇抄也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為季非也其字作芻形與義與季不合也按篆書郡字有从此為偏傍者可證為君字無疑

文字

王嬰古今通論見意林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為字合體為文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

曰字

轉注

唐三獻多較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右漏卮之類以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古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變

字詁變雲文成章也中州集王子可誄石崇詩石裂變華清月秋元劉文靖登龍興寺閣詩變華寶樹忽當眼三墳書月雲素變

悖出悖入

並辭競諧者是易口而自毀也交氣力爭者是貸手而自毀也故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後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皇象書帖語

皇象曰欲見草漫漫落落宜得精毫毫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汚者墨又須多膠緝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正可以小展

楚古軟字善書者始能用軟筆也

輕字義

輕韻會云牽正切疾也引左傳輕而不整又輕則寡謀注不恃重也唐書淮西賊將陳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及左師展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漢書發輕騎夜追之又度幕輕留及輕車將軍皆音聲今俗語謂單身曰輕身亦本孟子輕身以先于匹夫之語云

漢書叙傳

景十三二承父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諺輕

楊誠齋跋法帖

誠齋跋韶州蘇黃帖云蘇黃皆落南而嶺南無二公帖似魯人不識麟惟韶有之耿光異氣上燭南斗下貫碧海矣又跋米元章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

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草書心經

草書心經乃唐駙馬鄭萬鈞所書張說有序見唐文粹今陝西碑林有此石刻或以為右軍書非也

元朝番書

元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撲邀筆山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侏儻犬羊之俗而以科斗龍蛇稱之蓋春秋多微辭之義也

草書百韻歌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羲之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為然有自京師來滇持以問余曰此羲之草韻也余戲之曰字莫高於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講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為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余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羲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乎偽物易售信貨難市也諺云若無此輩餓殺此輩

荆公字說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鸛詩之小雅即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又乃悟其戲又

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又字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轉經

唐詩服玩僧收爲轉經今人爲寫字爲轉經非也西方之俗凡薦亡以木規圓爲二輪象一用梵篆牝書一用梵篆牡書筆書內而外牡書自外而內牝輪在下牡輪在上以機而圓轉之所謂三藐母馱也余過雅州見西僧說如此其文亦有與中國同者如國字从口从大作囙者牡文也作囙者牝文也

蠲字音義

說文蠲馬蠲也从虫引明堂月令庶官爲蠲明也洗也潔也除也尚書圖厥政不蠲烝馬音圭詩吉蠲爲饋左傳蠲其明德古有消圭二音東坡醉翁操琅然清蠲誰彈党懷英題黃彌守吳江新霽圖詩修娥新粧翠連娟下拂塵鏡窺明蠲又題採蓮圖紅粧秋水照明蠲又轉音績唐太宗詩水搖文蠲動浪轉錦花浮唐世有蠲紙一名衍波牋蓋紙文如水文也

慮歎變熱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褚氏解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失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

壬

壬担也字一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載注云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動而車

鳴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殷子周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英雄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其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皆偏王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

項羽是也然英之分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音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群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後英雄能後英雄故能成大業也

劉邵之邵从卩不从卩

劉邵字孔才宋庠曰邵从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揚子周公之才也之邵是也三國志作邵或作邵从邑皆非不叶孔子之義从卩為邵召叶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猶法鍾張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譬之王降而為霸聖傳而為賢必能暗中摸索辨此書字始有進耳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鈎曰影書者如今之嚮榻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

謁字義有二

謁字義有二說文謁白也袁盎傳上謁注若今通名也士相見禮聞名於將命者故將命之人謂之謁者古以通名為謁至漢猶然晉人謂之門牋唐人謂之投刺今人謂之拜帖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漢徐穉傳吊喪醞酒畢留謁則去注謁刺也此謁字於歇切又音葉訪也請見也汲黯傳中二千石拜謁禮記請謁則起皆從此音今呼二音多與義不相叶

點與玷通

點與玷同古詩多用之東哲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汚陸厥荅內兄希叔詩既叨金

馬署復點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正承諸賢用字
例也宋樓鑰表游點從班叨塵宥府

龜音茂

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
良將怯如龜泥音涅後漢書引論語涅而不緇作泥而不滓可
證也龜音茂爾雅注引龜勉從事或作龜沒又作密勿可證也
泥音涅則龜當音篋龜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
書作怯如鷄蓋不得其音而改之

瑟居

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字一作蕭瑟則索居亦
得作瑟居也蓋瑟索皆借用字正字作絃

票姚

漢書霍去病為票姚校尉師古注票姚勁疾兒票頻妙及姚羊
召切荀悅漢紀作票鷄音義益明票與鷄同鷄皆勁疾鳥也
杜子美律詩作平音

五員之員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云以
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趣韻邪慎按員之音運本無
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
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
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勑朴胡之朴
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及票姚之姚音同鷄古賢相傳自有此一

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
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
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史字从申从乙乙屈也如今
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
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坡詩

東坡春事蘭刪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越韵非也唐劉琚詩瑤草
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真詩燕折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
字不苟如此

凸凹

凸凹二字說文不載而見于蒼頡篇蓋象形之真陰陽之義其
為科斗古文無疑予前錄已著之近考周禮注珪琮之琢凸曰
珪鄭玄與許慎同世可獨信許而疑鄭乎凸凹二字音或不同
凸者音埵凹者音坳又音窪地理書凸音突凹音窟皆通古字
最少例得借音轉注耳又詩鶴鳴于埵詁云埵者古凸字

替姓

晉書有替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何封于酈其
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為姓而酈訛為替酈省作替
替訛為替

說文無凹字

凹四高而中下也凡凹之屬皆從凹因象器凹受物之形凹古

文曲字象半凹之刑回女洽切物可覆壓者从反凹古之
字从側因圖他刀切古器名今曰韜讀也因受玉器也即韜讀
之讀今文作匱凸物四下而中高也與埴同釋文引詩鶴鳴于
凸周禮圭之凸曰琿○說文無凹部止有因部凹為母而因為
子說文以子為母今人遂不識凹凸字今為補之

八分書彖字

蜀夾江縣有酒官碑令狐世弼所書字畫有漢魏法其中有云
南由市入為闌北抵湖出彖為闌中之館彖字不知何音義錄
于此以俟博洽者問之

唐韻彖
即亦字

張禹山戲語

張禹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而殊自矜詫嘗自書一

紙寄余且戲書其後曰野花艷目不必牡丹村酒酣人何須蟻
綠太白詩云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何必金蓮玉
弓車亦可謂善護矣

古字異構

平秩馬融本作革秩稟飲左傳注作犒飲蕭茅書注作酋茅蔓
筥周禮注作筥菁

柳與櫛同

周禮考工記有柳氏雕氏注柳在密切釋文引左傳使婢子執
巾櫛註櫛柳是一也櫛梳也廣雅曰梳櫛也詩其比如櫛史大
禹櫛風沐雨則柳之來古矣但梳以木為之櫛字又从竹複矣
當从考工記作柳為是

菑傳同字

周禮居幹之道菑粟不迤沈重讀菑為恣四切又考工記察其菑蚤不蠲注菑謂輻入較中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為菑聲如蔽博立臬棊亦為菑菑蓋借字今文作傳又作制史記不敢制刃於公腹管子春有以制耕夏有以制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為傳管子又謂戰士曰制戰之實

冒古與鋪通

冒古鋪字冒字从白从日鋪時申時也說文申字从白自束持之意更以鋪時聽事申且政也故曰與申字皆从白

饗餐

金臺田景延得古饗餐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有若承盤者元俗之考定為古器無疑也

山谷論草書

山谷一帖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為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余謂山谷豈杜撰者蓋自拊擊以教人耳

土字四音

土字四音土爰稼穡如字詩徹彼桑土土桑根之皮也音杜自土沮漆地名亦音杜史記引詩宅殷土茫茫社是土亦借作社也又字書土直或作轟直泥不熟也是土亦通作轟

方物

易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鄭玄注水火也至解樂記則曰方

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曰二注不同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群分稱物者殖生無生但一物而已慎按古之名方不見於訓詁但字書有解較蟲名好蚘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好蚘古只仔子方是方為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為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

文用韻

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為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秦紀

史記史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豎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為何意也索隱注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賦比興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啞咤

俗語急疾頃刻曰啞咤字一作啞嗟晉書啞嗟而辨集韻作咋啞古樂府作啞啞今俗書詞曲作越越

否德忝帝位

尚書否德忝帝位注否不通言否之音義與不相通非訓否為不通也昔年在講筵有講官面陳云否是不通的意思侍臣聽者多掩口退而戲之曰不通講官乃知專經守文之士其誤雖久而驟聞不覺之流猶得其真也

口字義

口字說文音圖象四周匝之形六書故以為府狼切與方圓之方同蓋方圓皆象形也淮南子云左画圓右画方論衡云方圓畫不俱成圓必作○形方豈不作口形乎田从口會意開方之法出焉画又从口會意画也者画田之四至也唐人寫畫字有作画形者是其義也口又作國商子書弱民口強口強民弱有道之口務在弱民國字皆作口蓋古文倉頡所制也今文國从口又从或或域同戈守口下一地也內口而外又口複矣且鯨始造城倉頡上世豈有戈守口之事由此觀口一形而三音方也圍也國也皆同形借用古文所以簡而括不若後世之繁贅耳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今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主者循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戰國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繁菁三字其名也複各古之三字名始見此

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戰國策章子為齊將與秦軍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注軍門曰和唐鄭愔詩戎壘三和夕校文

苑英華者不知其事改和作秋

晉符堅以應圖識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符非也符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雀苻之澤杜預注符亦音蒲

左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莫猶言曠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此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史記封禪書注山阪曰衍周禮注下平曰衍左傳地名有昌衍瓜衍戰國策地名有卷衍蒲衍水經注有杜衍漢書有郿衍又水溢曰衍素問泉涌河衍鱗見于陸或體作羨漢溝洫志河災之羨溢中國也尤甚易需于沙衍在中也地理志有沙羨而音

作夷蓋方言耳文之溢辭曰羨文壁之溢塚曰壁羨義亦取此又封禪書沕滴曼羨曼羨即曼衍也因閱韻會衍字下引証未詳因疏記之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孤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

乎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蓋昔即夜也列子昔昔夢為君蓋亦曲之別名

空石般之精思不可謂之微司馬徽之坐忘祇可謂之馳

大字古音戴音塚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韻書二十

二禡亦不收大字豈以為非古音乎予考淮南子宋康王世有

雀生鷓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

音矣惜乎作韻書者之不考也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字

之形聲多所發明而刊補前人者有一得之愚必有後世子雲

知之耳

漢志川寒谿狀水澹池長澹音潭水溢也文選澹淡浮澹音潭

淡音琰澹臺滅明亦音潭管子灌雨子注皆音潭今韻文選者

澹淡作一音雌霓謬呼久矣

賈誼鴈賦儻若囚拘蘇林音欺全反師古云蘇音是也南唐張

佖辯之曰說文窘音渠隕切李善文選註窘囚拘之貌五臣注

窘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

儻然者皆音渠隕切疑蘇音誤今誼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

作儻若囚拘史記作攔若囚拘窘當音渠隕反攔當音斯全反

攔即今拴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離

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蓋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

誤而不通張佖辯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為詳說

之楊雄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斯雖細事亦誠難哉

廿七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
陳騃雜識云方言俾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弩力者謂之俾莫
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今之云字乃負之省文秦誓雖則負然注負卽云毛詩聊樂我
云石鼓文君子負獵負獵負遊

廣雅曰夠多也音遘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
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
協韻也

曹真有名馱號驚帆言馳驟如風帆也俗遂制馱字音義與帆
同然亦替矣

鍾繇字元常取繇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
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冬望卿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請
以嘲之此可證矣

揚雄賦鸚鵡蘇林音殄綃師古音弟桂字書云鸚鵡伯勞也蜀
童謠有陽雀叫鸚鵡央之語雄蜀人用方言未可知也審若是
師古之音得矣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傳其書樂毅論太史
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
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鴈賦有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
非得以獨妍也嗣真所舉諸字之目蓋皆右軍得意之筆然傳
于石刻亦鮮矣太史箴書譜尚有其目逍遙篇孤鴈賦並其目
亦不知則右軍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于世爾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蚕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咲皆訓多也

古文安爲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安移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又漢華嶽碑雲臺碑並以安爲焉字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頥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余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於秦小篆亦不始於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峒嶺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媒灼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園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于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糸聖作圣盡作尽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詳著愚見

以俟明哲

再考替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前然替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却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

史記度死獄中注不明度義按說文束縛捽捽為史史度古字通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五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六

官爵類

尚字平音非

劉燕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揔領之也常昭辯釋名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衣尚食亦然慎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漢制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尚猶承也尚猶奉也常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於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為小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負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師旄敦

鍾鼎古文有師旄敦旄步卧切朴也又步候切或云即寇字師旄者古司寇官也師旄敦考古圖博古圖皆不載獨見于能朋來鍾鼎韻其字畫一一奇古在鍾鼎古文中亦獨行書之蘭亭

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為長流帝王紀云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也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可也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為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兖徐青

荆益梁并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人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三公

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斂迹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蜍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濫受莫甚于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有未正者蓋鄆王肅王輩爲之是以子爲師傅也童貫爲之是以廝役爲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富平侯及平生不讀半行書者爲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傳何功可保乎

封建

唐太宗議封建李百藥以爲不可魏徵以爲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其度之審矣顏師古則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不近于古之中立兩可今之阿意二說乎諺云房上好走馬只怕躑躅破瓦東瓜做碓嘴只怕搗出水其師古之類乎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于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爲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青鳥司啓

左傳青鳥氏司啓者也注青鳥鶻鶻也鶻鶻於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又按易通卦驗立春鶻鶻鳴楊柳津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蟬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蟬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蟬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用其事爲詩良愛其語也

史記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按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司馬遷誤讀玉爲王故遂節爲此謬說耳孔穎達正義云吾取之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于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孟子慎子爲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嚳時有吳將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爲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蓋避南面之故歟

尚書伯冏說文冏作𠂔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景也冏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博物類

天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

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太白梁甫吟

李太白梁甫吟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蓋用尸子載中黃伯及莒國勇夫事而揚子見蕭粹可皆不能注今錄其全文于此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賈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于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感發

豳風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毛注云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後人雖誦之不知感發何以爲風寒栗烈何以爲氣寒亦是皮膚之見隨人耳且昔人所謂用則不差問則不知者也按說文感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感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所以風寒謂之感發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感栗與詩意合嗚呼田夫之諺乃可發明周公之意信乎芻蕘當詢而葑菲宜采也然不獨俗諺書傳可互證者亦多莊子云地籟則衆竅是已其曰冷風

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是籟之實也林肅云
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出風捲卷而坐猶覺
寥寥之在耳予觀周公之詩虩發二字尤爲簡妙又莊子說風
之祖也淮南子云風之遇簫清濁各異亦以風聲比簫聲也字
書颺颺風聲也亦以風聲比瑟聲也摠言之曰簫瑟是也宋玉
所謂衝孔動捷及殷仲文所謂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皆可
互證○虩字从二或相倒音悖楷書難於結構從咸者訛體也
隸省作𧈧又作𧈩○栗烈謂寒氣凜冽使人戰栗也故氣寒謂
之栗烈論語注疏云栗至罅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
由此觀之虩發栗烈初皆是實字後人不得其解例以連綿虛
字用之朱子答楊元發書云字義音韻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
理會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亂說而卒不得其本
義亦甚害事也但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予之解經或有異
於朱子者非敢立異也亦補朱子所望於後學餘意之萬一也

陳氏樂書云大者九竅名虩栗小者六竅名風管尤可證風聲虩發之說

水性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
元者術鑿同歐冶風胡常爲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
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
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
堅勁寡有疥癢終無疥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
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豹文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謂漢武帝時孝廉郎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又摯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群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此事蓋兩見

梅社

白虎通引逸書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陳祥道曰後世宋有棋社漢有扮榆社棋古梅字也梅社事惟見此亦可為梅詩事料

顛當

顛當爾雅謂之王蚨蠅鬼谷子謂之蚨鬼唐劉崇遠金華子謂之鈞駱索兒童諺云顛當牢守門螭螭冠汝無處奔范石湖詩恐妨胡蝶驚夢笑債顛當守門

竹香

竹亦有香人罕知之杜詩風吹細細香李賀詩竹香滿幽寂粉節塗生翠

禮樂類

周公用天子禮樂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

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寃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祀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

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高宗梁闇

尚書太傅子張問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庸也隱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高宗梁闇非孔子解之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世知諒陰仇餉爲何語哉今之尚書其爲梁闇仇餉之比者多矣生乎千世之下一一欲強通之難矣哉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

弊者一縣樂工不日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
朴鍾甚不叶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
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
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津妻欲廢舊鍾
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主之欲請帝中指
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
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
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旣私爲工
師所易而懵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真爲審音知律之士其暗
悟神解豈足以希荀最阮咸萬寶常信都芳之萬一哉愚謂宋
人多言而妬前僣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

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段善本琵琶

唐真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
第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祿腰街西亦
建一樓東市大誦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
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
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獎異帝乃令崑
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
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
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矣朱子答人論詩書曰
來書謂漱六藝之芳潤良是但恐舊習不除渣穢在芻芳潤無

由入也近日有一雅譚可證此事有一新進欲學詩華容孫世其戲謂之曰君欲學詩乎必須先服巴豆雷丸下盡骨中程文策套然後以楚辭文選為冷粥補之始可語詩也士林相傳以為笑蓋亦段善僧忘本領朱子除渣穢之意

女媧配享功臣

宋政和中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之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妣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文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之臣也豈云傳記闕乎若以為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金提軒轅氏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往往如此

卦名類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囹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慎又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

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售其欺學術害人慘於鴻水猛獸信哉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令卅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

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

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卦爻名義

易者廬廬之名守宮是矣

守宮即蜥蜴世與龍通氣故身色無可禱兩與蚪同形故能嘔電

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狝神是矣

亦

日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士人名曰狝神

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

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孔頴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䟽之窓也其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也一窓之孔六十四六窓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

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小大也

龜卜

唐李華謂龜卜之法當廢余竊是之蓋聖王以麟鳳龜龍爲四靈而獨於龜剝之者之何其慘也摘巢毀卵則鳳不留剝胎剔孕則麟不遊聖王禁之何其仁于麟鳳而不仁于龜也書曰魚鱉鳥獸咸若龜卜之法盛行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用之一歲殺龜何啻數百萬是斃亦咸若而龜獨不咸若邪古者重龜卜亦上世習俗之故聖人不能遽廢也龜筮皆有書孔子贊易而不贊龜蓋亦欲崇此廢彼也自孔子贊易之後筮法盛行卜法廢矣亦不見後人之迷於吉凶也且惠迪從逆吉凶在人龜何知焉傳稱武王伐紂卜龜而龜焦以至仁伐不仁何事于卜卜之不吉將遂止乎是敗大事不細也其後漢高帝入關不問其卜龜吉而始勝也至漢文帝將入繼乃猶龜卜賴得吉兆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大事去矣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不忍龜之死欲貸之反覆千百言愚謂元王的不忍于龜即齊宣王之不忍于牛也二君其有仁心者哉宣王以羊易牛善矣元王聽衛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之興且霸乎余以爲龜卜釁鍾皆可廢也且古之釁鍾與鼓以爲除去妖灾也今世此久不行亦未見鼓鍾之爲人妖灾也

外字解

內外字皆會意入門曰內夕卜曰外夕卜之義難解說文注云卜尚平旦夕卜於事外矣此意料之言昧目而道黑白者也按

唐六典引古占卜法云內卦爲貞朝卜用之外卦爲悔夕卜用之此義始白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良允感其股腓其說甚異然咸恒爲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飲食類

酺字解

會聚飲食曰酺酺之爲言哺也以食曰哺以飲曰酺詩曰以開百室鄭氏箋曰百室出必湔澗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醴之歡周禮族師祭酺注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田有蝗螟腹有馬瘟皆祭之祭畢而合飲遂名爲酺也枝人冬祭馬步杜子春云步即酺也則其音當爲步也春秋緯云酒者乳也王者

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後世酺祭廢而羣飲有禁漢世有賜酺之典丘文莊謂禁民飲尚不可况導之使飲乎此言殊未當終歲勤動豈無一日之歡乎牛飲以亡殷虎酺以敗楚者酒也三爵而將德百拜以成禮者亦酒也奚可因末流之亂而廢本始之治因庸醫而廢藥因庸將而廢兵可乎我

太祖制不立酒禁不賜酺恩但教民毋多種秫以妨民食斯則

張弛之道同于文武而過于漢唐矣

酺今韻音蒲

饊饊

于寶周禮注曰祭用饊饊晉乎爲環餅又曰寒具今日饊子

糗糗蜜餌饊饊

楚辭糗糗蜜餌有饊饊王逸注饊饊饊也

以蜜和米麩熬煎作

糗糲糲黍作餌又有美錫衆味甘具也朱子注云以米麩煎熬作之寒具也可山林洪曰楚辭此句自是三品糗糲乃蜜麩之乾者十月開爐餅也蜜餌乃蜜麩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餽餽乃寒食寒具也

寒具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澆之後遂不設寒具齊民要術并食經皆云環餅世疑餛子也劉禹錫寒具詩織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隘佳人纏臂金蓋以寒具為餛子也宋人小說以寒具為寒食之具即閩人所謂煎舖以糯粉和麩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汚物具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林和靖山中寒食詩云方塘波綠杜蘅青布穀提壺已足聽有客初嘗寒具罷據梧慵復散幽經則寒具又非餛子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醕醕

醕首酒也

今日曰醕尾酒也

糲糲穀精

左傳粢食不鑿字當作糲精細米也詩召旻彼疏斯稗鄭玄曰疏粗糲米米之率糲十稗九糲八待御七又九章算法云粟五十為糲三十稗二十七糲二十四御二十一皆三之一也或曰粟一石為糲米六斗舂一斗為稗九升又云為鑿則八升米之細者乃窮於御通于糲楊桓六書統曰糲米五升舂為四升曰穀為五減而四也古篆作象四〇以見意小篆作穀米減

而三曰晶古篆作象三〇以見意糲而粲粲而穀穀而晶細之極也魏校六書精蘊曰精粹字皆从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糠去而白穀矣未也粲矣未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也粹者何也始而礱米殼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舂米去翳也乃後瑩然玉粒萬粒與一粒同雖欲去之無可得而去矣學問之極功猶是易曰純粹精也其是之謂夫〇慎按說文一斛粟舂爲九斗張晏曰七斗九章筭術曰六斗古者斛受十斗一石粟無九斗之理當以九章筭術爲是〇又按緯書引孔子之言曰七變入白米出甲謂磴之爲糲米也舂之則糲米也師之則粲米也舂之則穀米也又糲擇之賜嗟之則爲晶米即九章所謂侍御米之細者窮于御言其可御于君也以字言之則粲字从白从米即古文穀字後人加及復且贅矣萃入白即古文藟字萃上角切音與齷同挿簡于地也舂粟以杵亦象挿簡于地之形故說文云藟字从穀省則藟加米已贅又加及于傍益贅矣皇象章草止用藟而漢碑隸字變作藟可證之古字之始因附著之

飯曰一頓

俗語飯曰一頓其語亦古有之賈充傳云不頓駕而自留矣隋煬帝紀云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元徽之連昌宮詞駸令供頓不敢藏文字解詁續食曰頓

蜜雲龍

蜜雲龍茶名極爲其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蘇門子瞻大奇

丹鉛總錄 卷十六
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
雲取蜜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雲龍家人謂是四
學士窺之乃明略也山谷有商雲龍亦茶名也

脯腊

周禮腊人掌乾肉脯腊膾腊之事脯之爲言脯也脯時而成也
腊之爲言夕也經夕而成也周易噬嗑有乾肉之文古注云朝
曝而夕乾又曰晞於陽而煬於日曰乾非如今人之臘肉經臘
而成也論語祭肉不過三日又服食家陳臭醃藏皆禁不食則
古人脯腊之制亦養生之法也

藝文類聚束皙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九
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爲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

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乃是丸字詩人貪奇越韻而不知

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

牢丸今湯餅也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
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縹鹿
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臚鼎腥甌非器也
醕酌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芋蓋假借字也又簡文帝
曰劉尹茗竹有實理茗竹亦茗芋也今本一作茗柯於義不貫



卅鉛總錄卷之十七

干支類

六情

甲子為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陰賊巳酉為寬大戌丑為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者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巳為刑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鉤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哀惡哀樂也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奸邪也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注之遺

男女小運

容齋隨筆載曰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而不知其始余按淮南子已載其說矣而不得其解近觀太平廣記引王徑天



門子云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
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
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
為木屈也陽氣剛燥至于遇陰言氣和柔辭語畏下明木之畏
於金也

庚辛枋

梁元帝賦申乙之帳庚辛之枋人多不知庚辛枋為何語按後
漢書註引馬融西第頌曰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蟇吐瀉庚辛
之域即此事也

數目類

五勝

五行一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不
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
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筌偽作或信以為黃帝者
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
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五行五聲八音次序

五行以生出次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播五行於四時之序言
則曰水木火土金而俗稱金木水火土不知何序也五聲以君
臣清濁言則曰宮商角徵羽以律呂相生言則曰宮徵商羽角
二者皆通惟八音無定序俗云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既無意周

禮春官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亦不得其說

怪異類

玄鳥啣卵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音松浴于玄丘之水鞞玄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羣燕不徒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啣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

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

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誤也

秦檜詐作瑞應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富族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變趣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英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為是以戲之乎

女媧陵墓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閩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

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

趙城縣亦有女媧墓

水則

蜀灌縣離堆山闢離臺之下塹鑿石崖尺為之畫凡十有一謂之水則水及其九則民喜盡沒其畫則民困傍有石刻八分書深淘灘低則堰六字皆秦蜀字李冰所為也見李公胤益州記今志改則堰為作堰便失其意亦且不文書以存古

黃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巡江中見黃龍負舟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

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尸子亦載此事其末句生性也死命也二書不同蓋傳聞之異然各有理致宜并觀之

視肉

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生如故陶弘景刀劍錄漢章帝鑄一金劍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瓜人浴輒沒不得出宋江隣幾襍志云徐稹廷評監稅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視肉蓋此類今絕不聞

吠蛤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注不知蛤為何物近覽嶺表錄異云唐林藹為高州太守有牧童牧牛聞田中有蛤鳴原註嶺南呼蝦蟇為蛤遂捕之蛤跳入深穴掘之乃蠻首冢蛤乃無蹤而穴中得銅鼓其旁多鑄蛙鼃之狀疑鳴蛤即鼓精也東坡嶺南詩即用嶺南事豈淺學者可注耶

身體類

養以之福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注謂威儀以致福也福本自有故曰之禍自外來故曰取舊本作養以之福為是養訓作往也致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誤矣

檀暈

東坡梅詩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
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玉十朋集諸家註皆不解檀暈之義今爲
著之宇文氏粧臺記紀婦女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眉龍
鬢之句元徽之與白樂天書近昵婦人暈澹眉目綰約頭髮畫
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太平廣記許老翁傳有銀泥裙五暈
羅畫工七十二色有檀色與張萱所畫婦女暈眉所謂紫沙暈
酷似可以互證也坡詩又云剩看新翻眉倒暈又云倒暈連眉
秀嶺浮

檀色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畫荔枝紅也而
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之試舉其略徐凝宮中曲云
檀粧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鈿昏檀粉淚縱橫
又臂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是也又云卓女燒春
醲美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伊孟昌黃蜀葵詩檀點佳人噴
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勻香汗濕則又指花色似檀色
也

素足女

太白浣沙女詩一雙金履齒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云屐上足
如霜不着鴉頭襪又云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予嘗戲謂太
白何致情迴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戲答云太白可謂能書
不擇筆矣聊記以餉一笑予嘗題浣女圖詩純用太白語意紅

頭素足女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山花屐齒香天然去雕飾
梅岑水月粧肯學邯鄲步匍匐壽陵傍蓋竊病近日學詩者拘
束蹈襲取妍反拙不若質任自然耳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
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音賞此好光景

舌柔齒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
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蔽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
不可事君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
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
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
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今江
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八

詩話類

卯色天

唐詩殘霞感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卯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卯色楚南天註以卯為卯非也注東坡詩者亦改卯色為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

解紅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為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

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雙鯉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况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罾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痴人說夢邪

百東坡

東坡泛穎詩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觀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

真共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荀子解詩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似戾于荀子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岵雖托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後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痲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為千古之奇又語予曰

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在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王雪山論詩

王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談詩者便謂鳩性拙不能為巢而恒居鵲之巢此談詩之病也今按詩人與况之言鳩居鵲巢猶時曲云烏鴉奪鳳巢耳非實事也今便謂鳥性惡能奪鳳巢可乎食我桑甚懷我好音亦美其地也而註者便謂桑甚美味鴉食之而變其音鴉不食甚試養一鴉經年以甚食之亦豈能變其音哉今俗諺云馬蟻戴籠頭例此言亦可言蟻著戀可駕乎宋人不知此與遂謬解若此儒生白首誦之而不敢非可怪也王雪山尚宋人

魚若乘空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淶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又古詩水真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

拋壻擊壤

宋世寒食有拋壻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也梅都官禁烟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壻壻七禾切或云起于堯民之擊壤

李白詩祖樂府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

白用其意行爲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
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
雙煙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
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
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
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
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
其楊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
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
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

半山用字

王半山文梁王墜馬賈傳自傷門人泚魚曾子垂涕又詩曰泚
魚已悔當年事搏虎方驚此日身泚魚事出荀子云曾子食魚
有餘曰泚之門人曰泚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
乎哉傷其聞之晚也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
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
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

孫思邈詩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爲魂魄一
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燄翁赫煙
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姤女氣索嬰兒聲窸透
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

點善遷情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熒若火生乍疑血滴號
曰中還退藏于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
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高古類魏伯陽
而世傳者少錄于此

方澤杜常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驚人今
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爲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
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予又見范
蜀公文集中有手記一卷記其一時交游名流中有杜常名姓
下註曰詩學又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
談圃手記參之爲宋人無疑矣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

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所選諸詩在焉觀者不知其
誤何耶鼓吹之選皆晚唐之最下者或疑非遺山觀此益知其
僞也

黃眉墨粧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蔡黃無
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盡鴉黃半未成又鴉黃粉
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證也然温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
飛燕柳風吹散蛾間黃之句王荆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
事已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恠錄神女智瓊額黃

詩用數目字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窓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煙

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梁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乘燕林回颿過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過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于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颿移鼓摻策杖送挈音盖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詩賦用字

顏延年赭白馬賦飛出豕之敗駕揚飛鳥之跼衡出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木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洵美且都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瑤可以言都矣盖冶容艷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薰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瑤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澁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籍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

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
統豈理之常也哉

牛豹

郭頌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牛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
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牛豹藝愧金牛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
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
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
勝宋人

季札墓碑

陶潛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君碑
也此可證其爲古無疑秦觀疑其出于唐人未考陶集乎

爲善最樂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多樂也東
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典云爲善若熟種種
快樂亦是此意

陳同甫與朱子書

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
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
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
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予喜其言有切于士

病故書之以自警劉安世嘗云願士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立此門戶此元祐之士病黃履翁云願士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病也黨籍偽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招之也

衢州斷碑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不全中有句云薄烟暮遠郊遙峯沒歸翼可謂奇絕蓋六朝人語唐人罕及也

梅谿注東坡詩

王梅谿注東坡詩世稱其博予偶信手繙一冊除夜大雪留維州詩云敢怨行役勞動爾歌飯甕山東民謠云霜松打霧松貧兒備飯瓮松音宋稷雪也蓋以有雪為豐登之兆坡詩正用此而注云山東人以肉埋飯下謂之飯瓮何異小兒語耶又祈雪霧猪泉云歲晏風日暖人牛相對閒人牛字用東方朔占書春與歲齊人牛並立之語而注亦不引

張說詩

江揔折楊柳云塞北寒膠折江南楊柳結不悟倡園花遙同葱嶺雪春心既易蕩春樹聊攀折共此依依情無奈年年別唐張說詩亦云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微變數字不妨雙美

明月可中

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亭山谷須溪皆稱其可字之妙按佛祖統祖載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

地筵食至良又衆疑日過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字本此蓋即以生公事詠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變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為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杜詩步檐字

杜子美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檐字楚辭大招曲屋步檐注曲屋周閣也步欄長砌也司馬相如賦步欄周流長途中宿欄亦古檐字也又梁陸倕鍾山寺詩步檐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蒲願詩步檐隨新月挑燈惜落花杜公蓋襲用其字後人不知妄改作步蟾且前聯有新月字而結句又云步蟾複矣况步蟾乃舉子坊牌字杜公時寧有此惡字邪甚矣士俗不可醫也

天風海濤

趙汝愚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文公愛之遂書天風海濤字於石今人不知為趙公詩也

丁屈朋斜

姜平子天水人仕於符堅堅宴群臣賦詩平子詩內丁字直而不屈堅問其故荅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此與劉晏朋字未正之對相似

詩用熨字

說文熨持火申繒也一曰火斗柳文所謂鈗鈗也古音鬱今轉音暈杜工部詩美人細意熨帖平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溫庭筠詩綠波如熨割愁腸陸魯望詩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王君玉詞金斗熨秋江晁次膺詞去日玉刀封斷恨見時金斗熨愁眉

天關象緯通

杜工部龍門奉先寺詩天關象緯通或作天閼殊為牽強章表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關引史記以管闕天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闕天文之秘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杜子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天關字正本此况天文即象緯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義矣子美復生必以余為知言也

元洪二子題山詩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着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易得名也洪震老人淳安東泉山詩通都大邑人爭馳一泉一石小亦奇雲深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言山水在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絕相類亦名言也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烏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蘭廷瑞詩

滇中詩人蘭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闌對水鷗園林長夏以深秋槐龍細洒鷺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睡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浸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園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藁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

中三詩皆可喜

賈島佳句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為平生之冠而其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注所引

古詩用古韻

南平王劉鑠過歷山湛長史草堂詩云茲山蘊靈詭憑覽趣亦瞻九峯相接連五渚逆迎浸層阿疲且引絕崑暢方禁溜泉夏更寒林交晝長蔭伊予久緇涅復得味苦淡願逐安期生於焉愜高枕瞻音慎淡枕與浸蔭皆相叶為韻蓋用古韻也又庾信喜晴應詔詩云御辯誠膺錄維皇稱有建栢梁驂四馬高陵馳六傳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王城水闐息洛浦河圖獻伏泉

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園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
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

天子萬亦古韻也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群書而不引此何邪
○劉鑠字休玄文選載其擬古二首其別詩惟見此首耳湛長
史名茂之其酬休玄詩云閉戶守玄漠無復車馬跡衰廢歸丘
樊歲寒見松栢身慙淮陽老名忝梁園客習隱非市朝追賞在
山澤離離插天樹磊磊間雲石將此恰一生傷哉駒過隙六朝
詩今罕傳併紀于此

忠簡武穆詩句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于南宋戎馬倥傯筆硯想無暇也余
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爛班
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管茅作屋幾
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朝川圖岳
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
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乎

評李杜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
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
詩者與然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
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
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
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魏文帝蒲桃詔東坡橄欖詩

魏文帝示群臣詔曰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其而不銷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為酒其於麪藥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嗔况親食之耶南方有橘醋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人說橄欖回味清其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甜了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今觀魏文帝以蒲桃壓橘亦相類可入笑林也

金雌詩

晉末桓玄之亂有金雌詩識曰雲出而雨漸欲舉短如之何乃

相阻交戕亂也當何所惟有隱巖植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雨雲者玄字也短者祚短也蓋桓玄滅亡之兆又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不知何

語亦如赤伏符之類耳

後考隋書經籍志郭文著金雌記金雌詩

樹如薺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自是俊語梁戴嵩詩長安樹如薺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

韋應物蘇州郡齋燕集詩

詩話稱韋蘇州郡齋燕集詩首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為一代絕倡余讀其全篇每恨其結句

云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乃類張打油胡釘鉸之語雖村教督食死牛肉燒酒亦不至是繆矣也後見宋人麗澤編無後四句又閱韋集此詩止十六句附碩况和篇亦止十六句乃知後四句乃吳中淺學所增以美其風土而不知釋迦佛脚下不可着糞也三十年之疑一旦釋之是日中秋與弘山楊從龍飲讀之以爲千古之一快幾欲如貫休之撞鍾矣

半山用王右丞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籙云此意含不盡之意手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詩意頗相類按半山詩云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蔡正孫編詩林廣記乃以若耶溪上踏莓苔一首當之謬矣

艷雪

韋應物答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極其工緻而艷雪二字尤新又五絃行云如伴流風繁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又樂燕行云艷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屢用艷雪字而不厭其複也或問予雪可言艷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之飄搖雪固自有艷也然雪之艷非韋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

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慎哉爾
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
之去為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
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王摩詰遺詩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
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于洪覺範天厨禁鬻人家在仙掌雲
氣欲生衣二句見于董道畫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
矣

素足女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按
謝靈運有東陽江中贈答二首云可憐誰家婦綠流洗素足明
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答詩云可憐誰家郎綠流乘素舸但問
情若為月就雲中墮太白蓋全祖之也而注不知引

洛陽花雪

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
今來花似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分曹掌秘文洛
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又漫成一
絕云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
來擬並洛陽花二詩皆用此事若不究其原不知為何說也

孟浩然詩句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

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壺清酒就君家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泛江就黃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係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鱸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李白帖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李白書今有石刻存又見甲秀堂帖

濂溪詩

濂溪集和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今之人口為懷山之

言暗行媚竈之計良可惡也唐僧曇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卿雲歌

太平御覽引卿雲歌卿雲爛兮糾漫漫兮糾今諸書所引誤作札

古歌銅雀詞

古歌詞長安城西雙負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孰今文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韻難讀

莊子解

莊子為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竒之顧其

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予乃掌堂涂之予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為磬文數目顧脰肩即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湯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羅勉道莊子循本序內則卵醬讀作鯤國語亦云魚鯢鯢皆以鯢為魚字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南史吉粉傳鯢鯢鯢音召寮音子鵠鵠音

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思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前惑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休疑逍遙游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脩身也碧虛傳○聖人成焉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以道徇身而全生也陳詳○條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世為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獨體

許渾

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棟編唐詩品

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揀之無目也揀不足言而楊仲弘選唐音自謂詳於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弘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后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如不做當時已有公論惜乎伯謙輩之情於此也

三千歌舞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審如此則是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代但胷中無學目不觀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機關用之既熟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淺學如楊仲弘高棟郝天廷之徒選以爲警策而村學究又誦以教蒙童是以流傳至此不廢耳

石蛙御亭

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之其云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蛙春東南御亭上莫問有風塵用事頗隱僻石蛙用荀子紫蛙魚鹽及文選石蛙應節而揚葩事也御亭吳大帝所建在晉陵庾信詩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蛙作右却御亭或改作衍亭轉刻轉謾漫一正之

古賦形容麗情

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娛光眇視目曾

波相如賦色授蒐與心愉於側枚乘菟園賦神連未結已諾不分陶淵明賦情賦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盡麗情深入冶態裴矧傳奇元氏會真又瞠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庾信詩

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艷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艷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梁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四言詩自然句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詩目前不彫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近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餽飮生澁爲工漸流於不通有改鶯啼曰鶯呼易猿嘯曰猿喚爲士林傳笑安知此趣邪

雨粟鬼哭

王充嘗辯雨粟鬼哭之妄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倉頡之制文字天地之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此乃正論漢書緯書又云

兔夜哭謂憂其毫將爲筆也堪一笑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起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起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修唐書難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摩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信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於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岩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餉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玉瑕錦類

杜詩七言律如玉臺觀第三句遂有馮夷來擊鼓第七句更有紅顏生羽翼寄馬巴州首句勲業終歸馬伏波第五句獨把漁竿終遠去猶王右軍書帖多悞字皆玉瑕錦類不可效尤也今之臨文荒率者動以二公爲口實是壽陵學邯鄲之步良可笑哉

詩小序

朱子作詩傳盡去小序蓋矯呂東萊之弊一時氣信之偏非公心也馬端臨及姚牧安諸家辯之悉矣有一條可發一笑併記

于此小序云菁莪樂育人才也子衿學校廢也傳皆以爲非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此何異俗諺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玉皮乎

李益詩

允延之詩話云會真記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於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窻簾動言是所歡來其詞乃齊梁人語又在益先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園載其全篇今錄于此微風警暑坐臨牖思悠哉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墻下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題云竹窻聞風寄由發司空曙○今南方所刻唐詩皆非

全帙先公在翰苑日裒集唐詩極爲精備較近日所傳太有不
同緣吳人射利刻各家唐詩取其卷帙齊均厚薄如一以便於
售極爲可惡如顧况集其中遠寺吐朱閣春潮浮綠烟最爲警
策乃在削去之卷張籍本十二卷乃削減爲四卷而弔韓昌黎
一詩最奇亦在減數若楊炯詩不多乃取楊巨源詩妄入之王
維集又取王涯詩妄入之陋者驟觀競相語以爲新奇未見而
爭市之是重不幸也聊書以傳賞鑒者

崔魯華清宮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
散見于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語長安古志中各載其一而已今
並錄于此其一曰門橫金鎖閭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

丹金錄金
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
邊織女磯橫玉叶雲天似水滿空霜霰不停飛其三曰障掩金
鷄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
歸其四曰草渡回磴絕鳴銜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
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
黃鶴樓一脚踏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傍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意氣不風流處
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藝壓當行元是借此事設辭非太
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為真宋初有人為作太白醉後荅丁十
八詩云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入之近
日解學士縉紳弔太白詩云也曾搥碎黃鶴樓也曾踢翻鸚鵡
洲殆類優伶副淨來保之語噫太白一何不幸耶

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此評極當
但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耆卿名塗臨川人朱子門人
之門人也所著有古今文章精義與陳騏文則識趣相侑佛云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
取入禮記遂為經矣若知其出于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為

譏評但知其出于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
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劉安
語將坐睡唾去也

余知古論退之文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荅牛
享書作諱辯則張詔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
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

丹鉛總錄卷之十八終

